

没完没了

为人妻，就只能如此？……几千年如一日，扮演着“丈夫淫欲的对象”这一可悲的传统角色。

吴秦风 编著

家庭暴力批判

西苑出版社

没 完 没了

家庭暴力批判

吴秦风 编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完没了：家庭暴力批判/吴秦风编著. -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8

ISBN 7-80108-918-9

I. 没… II. 吴… III. 家庭问题-暴力-研究
IV.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4536 号

没完没了——家庭暴力批判

-
- 编 著 吴秦风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话 68214971 传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 数 143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918-9/C·22
-

定价：19.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引 言

家庭暴力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乃一种痼疾，它的基因在于人类文明的日益畸型化。很多研究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敢正视人的阴暗面，只将家庭暴力囿限在客观的描述里，以社会学的“中立”手术刀对其进行着毫无人性的切割。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在硬暴力的圈子里打转转，并没有揭示出人性的本质即暴力的真正根源。

家庭暴力有硬暴力和软暴力之分。硬暴力的着眼点在外，在肉体上的损害；软暴力则在内，在精神上、心灵上，甚至在语言、文化之中。然而，无论是硬暴力还是软暴力，它们都是一种反人道的行为，是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积累致疾的病征。特别是软暴力，它披着健康的外衣，以爱和关怀为借口，向自己的亲人们施暴。我认为这正是精神分析学者所言的“文明世界中的人，严格说来都是病人”之语所隐匿的黑洞。除此根本学理方面的偏差之外，翻一翻与家庭暴力相关的书籍，无论谁都会赫然发现里面的弱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

当然，做这一部分工作的大多著者皆为什么女权运动倡导者或不阴不阳的社会学者、性学学者。他（她）们的客观是伪装的客观，是客观化的主观主义。正是这个阻止了他们，也妨碍了家庭暴力这一问题的解决。

作为一个自封的民间自由主义者，我试图以贫乏的专业知识、冷静理性的精神、客观的中立态度，关注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不分中外、不偏不倚地以终极关怀的心态剖析这一伤害及于人之最深层的社会现象。

由此，我打算以案例夹带分析，从此现象的“公认”主角——男人——身上开刀，依次展开，最后过渡到理论的高度。这个高度绝对没有我的身高那般高（注：笔者身高 165cm），但是我不会得意妄言。因为有很多人在得意中妄言，在虚拟的高度中欺世。今我不自量力，在关于家庭暴力这个课题上另辟蹊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仅祈望“真人”不要发火，静下心来看看。须知，我们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实在是太需要了！

梁 水

2004 年 4 月 28 日

目 录

引言

第一编 苦痛中的沉思

第一章 月光下的太阳	3
NO.1 凑合了一辈子	3
NO.2 七旬老祖母说：我要离婚	8
NO.3 可怕的精神炼狱	16
NO.4 心理学教授的妻子疯了	
——对一个高知家庭悲剧的透视	27
NO.5 成功女人的背后	42
NO.6 合法旗帜下的愚昧	46

第二编 痛苦的飞翔

第二章 治疗中的男性	60
第三章 欲说还休的难题	89
NO.1 谁杀死了老汉	97
NO.2 疲惫的丈夫	102
NO.3 悍妇的淫威	107

NO. 4	被妻逼迫攻读博士,丈夫难忍求助法律	111
NO. 5	妻子真的为我好吗	112
第四章	暴力中的孩子	120
NO. 1	古老教条的悲剧	122
NO. 2	养儿不教谁之过	126
NO. 3	继父,禽兽!禽兽?	131
NO. 4	人民教师看着黄片糟踏女儿	133
NO. 5	十四岁少年要“炒”父母	138

第三编 无奈的结局

第五章	西方学界的观点	151
第六章	东方学界的观点	239
第七章	我的观点	249

附录

一、	如何识别家庭暴力	254
二、	受害者应该做的	256
三、	家庭暴力与求助过程	257
四、	若干国家虐待妻子情况表	258
五、	对付对妇女使用暴力行为的国家行动一览表	262
六、	家庭暴力所能涉及到的罪名(中国大陆)	265

后记

第一编

苦痛中的沉思

第一章 月光下的太阳

在以往世界里逐一演示的乡村行和礼俗样式，显然比乡村景观更深地涉及其文化内涵。乡民们永远停泊于一个超静止空间，所有时间运动都悄然消失，人们单调地耕作纺织、生儿育女，守护祖先馈赠的家产、土地、习俗和古老经验，生命以平庸、世故、退让、驯服而乐天知命的方式缓慢爬行，无言地滑向那个早已预定的结局。

——朱大可《亚当的城——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战争》

NO. 1 凑合了一辈子

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绵延中国五千年的婚姻爱情的存在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著名的女英雄秋瑾即是一例。解放后政府以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妇女的地位，自由恋爱像“样板戏”一样地（如《小二黑结婚》）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了一阵子，然而毕竟是积习已深，父母包办

婚姻仍然游走在城市与乡村，包办婚姻下的男人受制于妻子、儿孙皆是己之私有财产，打骂管束他们则是他的特权；其下之女人则受害于此观念，吃穿行住依赖丈夫，遇事总是忍字当头。

一位 74 岁高龄的老太太，18 岁时便由父母包办结了婚，后随丈夫去了北京。女人适应能力强，很快习惯了都市生活。可丈夫不行，总是融合不到都市中，不久就闹着要回老家，她不愿意回去，留下来靠做手工活糊口。这样结婚 1 年多，他们就离婚了。几年过去，经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老伴。他也是离过婚的，以前的老婆在宁夏。两个天涯沦落人，在京城搭帮过日子，说来也是一桩幸事。

他曾经是铁路职工，先是跑车，后来当了站长。退休前，他一直在外地工作，他们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他脾气暴躁，年轻时就爱吵架打架，只要他一回家，家里就不得安宁，有时还动手打她。好在那时他不常回家，回来闹上个两三回就又回去上班了，她还不觉得日子难熬。

一晃几十年过去，他早已退休返京。他的归来给她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人说老来有伴赛儿孙，可她的老伴却给她增添了不少气受和麻烦。老头子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稍有不到就会一顿打骂。他的皮鞋穿脏了，招呼她给上油；她年纪渐老，身体渐衰，有时干家务力不从心，他非但不体谅，还嫌她不利落；见她对他稍有不满意情绪，就吼：“你吃我的，喝我的，不该伺候

我吗？”有时她咽不下这口气，回嘴两句，他伸手就打。一次，她生病，实在难受，没有做饭，心想现在外面饭馆很多，他出去吃一顿也很方便。不料他不体谅老伴重病在身，反而为她没给自己做饭而大吵大闹，拳打脚踢。她怕夜深人静让人听见，面子不好看，就说：

“别打了，让街坊邻里、儿子听见多不好。”他狠狠地说：“你给我滚出去！”于是她一气之下，拖着病弱的身体走出了家门。她来到女儿家，一住就是5个多月。

老头把老伴轰走之后，开始还觉得挺自在。没人做饭吃就去饭店，还省了洗碗；没人洗衣不换衣；没人收拾屋子随意折腾。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就潇洒不起来了——老吃饭馆吃不起，老不换衣身难受，屋子脏得赛猪圈，他想到把老伴接回来。于是他亲自登女儿家门，又是道歉，又是认错。女儿、儿子答应下星期送母亲回去。可是她回去还没一个星期，他又故伎重演。那天，老头子吃完早饭又遛弯去了，她和来家的客人每人吃了一个橘子。老头回来一见橘子少了就破口大骂。平时老头管家很严，所有的钱都自己掌握，她买回东西都得向他报账；对吃的东西他把得更紧。现在老伴未经他允许擅自吃橘子，就像吃了他的心肝一样。近年来老头子耳背，和他小声说话，他听不清，非得重复好几遍，最后急得他喊叫：“大声说不行吗？”可是和他大声说话，他又嫌人家态度不好，喊得他心烦。上午为橘子的事，他火气还没下去，下午又为她说话声音大而吵起来，到后来又上来打她。以前的认错、保证统统无效。这样的

事情在他来说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性生活上他们也有矛盾。别看老头 70 多岁了，性欲还很强，经常要求过性生活；而她早已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了。每次遇到这事，俩人都不愉快，他为此事常找茬儿打她。

她找过街道、派出所，儿女们也相劝过。对于任何方面的劝说，老头都表面应承，实际不改。她从没想过离婚，认为都一大把年纪了，出一家人一家不容易，好歹凑合几年也就到头了。

读完这个故事，我总觉得与《我的父亲杀死了我的母亲》一文中的人物在行为上有熟识之感。此文撰写者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行文语气及侧重面。在文中老头轰走老伴后的事儿被“潇洒”一词涵盖了，老太太年轻时敢离婚，老了却从没有想过离婚，认为自己一大把年纪了，出一家人一家不容易，好歹凑合几年就到头了。我不知老太太这是否在梦人谰语。老头的毛病“我”的父亲都有，这就是女人眼中的男人。须知偏见大多是由先人之见构成的。生活在固化的生活模式中，人的冒险性及创造性被压抑到了最底层的本我里，在超我与自我的僵持中，人总想破死水而微澜，可惜呀伦理教育已在幼子孱弱脖颈被某种“锁”垂悬闭锢的时刻，被开始硬化于打量世界的美丽头颅内，灵魂中逾越常规的邪念妄想被驱除殆尽。在空荡荡的世界里，剩下人孤寂的独舞。

老头子的行为与黄毛小儿又有多大分别！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古人所言的：老小、老小？

可以说文中老头已沉沦退化到了幼儿。我们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尊男人为主宰，女人为奴仆，主宰男人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着各种苦难，女人用围墙筑起一个类似子宫房舍，里面有男人在外劳累后所需要的一切。他觉得自己应该如此享受，岂不知“男耕女织”已使男人和女人走向了相反的两个极端，曾被津津乐道的分工却使他们丧失了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能力，并使一些能力成为男人或女人的专利，从而男人与女人互相依赖，似乎谁也离不开谁。但是文明的演进并没有让男人女人从此进入快乐的天堂。相反，男尊女卑的旧观念，令人成了自所创造的东西的奴仆。如此，使上述文中的他的躯体耽留在成人的世界里，心里却渴望得到慈祥如月光的母爱，犹如那已经西斜的太阳般楚楚可怜。老太太身板硬朗、儿孙满堂，性欲减退，这令笔者存疑。按男女正常生理，70岁的老人性欲仍然存在，女人虽早已绝经，但并不能说没了性欲。老头子既然性欲强，不妨以此为缺口跟老头子多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须知人是情感动物，老伴老伴并不仅指陪伴在身旁那么简单。越是年纪大情感交流越是重要。动辄找街道、派出所的方法最易伤害对方。笔者并非说家丑不可外扬，只是说处理夫妻之间的矛盾必须注重策略和方法。因为夫妻生活并非单纯的吃饭睡觉生儿育女，它是一门艺术，关乎男女之间微宇宙交流的艺术。

当然，如果对方不接受你的示好一意孤行，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离开他。文中的老太太其实在跟老头刚结

婚后的表现中完全可以离开他，但是因为老头跟“我”的父亲一样地经常性外出让她找到了自欺欺人的理由，结果导致晚年的更大不幸！

案例 1 讲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妇女。而案例 2 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老妇人，但是她的生活地在乡村，而且她的举动很令人感动。

NO. 2 七旬老祖母说：我要离婚

也许有人不会相信，但这确是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年届 7 旬的多子多孙的老祖母，还在挨她丈夫的打骂。她在与丈夫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从未得到过独立的人格和自尊。

过去农村结婚早，那年她只有 15 岁（比《我》文中“我”的母亲只小一岁），他也才 16 岁。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几个弟妹。他父母也是早婚，家庭生活虽然过得殷实，但人口多，劳力少，她嫁过来无疑使家里地里多了个劳动力。她在这个家里一半是媳妇，一半是奴仆。她要给一家老小缝衣做饭，养猪喂鸡，农忙时还要到田里干活；同时，还要时常受严厉的婆婆、思想意识很封建的公公及丈夫的打骂。且不说他们平时对她有诸多的行为规范，就拿“男女授受不亲”这一条她就不知遭了多少无端的打骂。这倒不是因为她真的有了什么越轨行为，而是他们常常捕风捉影。比如，一旦发现她

对周围的异性青年多看了一眼，或在干活时对某个男的多说了一句话，轻则遭丈夫打骂，重则受公婆一起“公审”、一起对她施刑。最严重的几次是把她吊起来用粗麻绳抽打，每次都逼她承认自己的“不规矩”，要她保证从此改邪归正。解放后，他们家被划了富农成分，丈夫、公婆都划成了富农分子，加上国家提倡“男女平等”的强大威力，他们对她的暴行收敛了许多，但小打小闹从未停止过。

这些年公婆相继去世，他们的三男二女也都各自成家独立门户，儿女们尚能孝敬老人，大家都争着往家里寄钱送物，希望二老过上一个安宁幸福的晚年。可是事与愿违，他的坏脾气不仅未改，老来无所事事，就更加无事生非，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小非，对老伴轻则动口重则动手，两口之家也很少有宁静的日子。1994年的一件事，在周围亲友邻里之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的身体一向不错，可1993年因腹疾到医院查出胆结石后，他作为一个毫无医学知识的老农民，想自己肚里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结了个东西，一定是老伴对他心怀不满，在他的饭里下了什么药了，于是开始对老伴的举止疑神疑鬼，对老伴给他盛的饭不放心。一次老伴做好了饭说自己胃疼，让他先吃，这下他更加认为她在他碗里放了毒药。于是他饭也没吃，越想越生气，就在半夜老伴睡熟时，猛然捂住她的被子想要掐死她。当时老伴被他惊醒，见他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赶紧爬起来。他见老伴起来，便破口大骂，并再次扑过来，老伴见势不好便夺

门而逃，半夜三更光着两只脚敲开一个相邻的本家的门，才免遭一难。第二天子女们听说此事赶回来，都批评父亲不对，可他哪里肯认错，仍一口咬定是她在害他，他想一下子把她掐死。

一场家庭风波很快平息下去，可是她的情感的风波却无法平静。她自己无端遭强暴差点被掐死，还背了个“投毒”的罪名；外边的人不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而是谁也不想去把别人家的事情弄清楚；她感到莫大的委屈，她没想到他会如此向她下毒手，她无法想象今后如何去同这样一个绝情绝义的人生活在一起。她在悲痛欲绝之中想到了离婚，她想在众人面前痛痛快快地呐喊一声：“我要离婚！”尽管这对于她来说付之行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愚蠢！愚昧！可是我始终没有心思觉得它“可笑”。例2中她的遭遇让笔者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如此强烈的情感让身处异地漂泊的笔者不得不在此垂泪：母亲的父亲是个读书人，父亲的父亲是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员。他们的结合是媒妁之言但却没有父母之命，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们结婚了。母亲的婆婆是个典型的旧式女人，她爱整洁，好施家法，认为媳妇必须得打骂，否则她们会翻了天。母亲是长媳，尽管她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劳动人民本色，但是她还是遭到了许多无端的打骂。有一次，父亲实在看不过替母亲说了几句，哪料他的母亲竟命令其他几个儿子一拥而上地捆了父亲让他跪下用竹棍抽打他，直到打得他浑身青痕才罢